

这次去安徽,到安庆的那天晚上,在再芬黄梅公馆看黄梅戏。再芬黄梅公馆是个小剧场,满座大概百来人吧。现在看戏的人少,戏剧表演似乎都是在这样的小剧场。这场表演,都是小折子戏,登台的演员却多是国家一级、二级演员,身段与唱腔的水平都很高的,手势细腻,情感丰富。其实,自那幕布在起板锣鼓声中拉开,我就沉入其味了。我很喜欢黄梅戏,曾经是十年黄梅戏迷。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在江南的金坛县文化馆工作,从事群众文艺创作。年年冬天农闲时,文化馆的文艺组便组织起文艺宣传队,有一季的排练和演出,天天听着笙箫琴瑟的乐声。看戏和听戏也属一个时段的生活必需,黄梅戏是我入迷的剧种。还记得,当初旧电影复播,我坐在影院中,一连看好几场严凤英演的黄梅戏影片《女驸马》,中

### 在安徽观戏

储福金

间心合唱段起伏婉转。这一说已有四十多年了。人生的岁月有时伴随着锅碗瓢盆,有时伴随着田野牛羊,有时伴随着纸笔书籍,我的那一段生活回味起来便有黄梅戏的美妙感受。还记得当时我与安徽的同学许桂林合作过一篇短篇小说《红花》,写的便是黄梅戏名角去世后,她徒弟继承她事业的故事。那篇小说发表在1978年1月号的安徽文艺杂志的头条。那也是我发表的处女作。要说那时我们的文艺宣传队,虽演的只是小演唱、快板书和小戏剧等,却曾在能坐数百观众的县大剧场中表演过。第二天下午在池州,看了一场雉戏表演。雉,源于原始社会的雉祭。雉舞是古代祭祀仪式中的一种舞蹈,雉戏是在雉舞的基础之上发展形成的一种戏剧形式,被称为“中国戏剧活化石”。在湘西,我曾看过雉戏,对那里的雉

人生苦短,长夜漫漫,雨打芭蕉,宜读知堂。老先生在灯下絮絮叨叨地谈饮食,谈读书,谈风俗,谈琐碎日子,还夹杂着许多未所闻及的掌故。如《卖糖》中提及茄脯:以砂糖煮茄子,略晾干,原以斤两计,卖糖人切为适当为长条,而不能无大小,小儿多较量夺取之,是为茄脯。梅饼者,黄梅与甘草同煮,连核捣烂,范为饼,如新铸一分铜币大,吮食之,别有风味,可与青盐梅竟爽也。与知堂同为绍兴人,从不知道茄子也能成为蜜饯零食。小时候吃过用蜜渍的冬瓜条,染成淡青色,外裹一层薄薄的糖霜。估计绍兴茄脯不如冬瓜糖好吃,无非就是糖水煮茄子,和广东的糖水山芋差不多。

### 茄脯

孙莺

茄子有南北之分。南方的茄子多为细长条,外皮晕着淡淡的紫色;北方的茄子是深紫色的,圆实沉重。茄子的家常做法无非蒸炒煎烤罢了,北方有烧茄子、酿茄子和炸茄子等。烧茄子是把茄子切成片,用油炸过,再以肥瘦适中的猪肉切成片,放宽汁水,加上团粉,把茄片混入烧好,另以蘑菇丁、青毛豆或嫩蚕豆为配色。北海仿膳斋最出名的菜,就是烧茄子。

酿茄子则是先把茄子外皮削去,切成二三分厚的片儿,用刀划上些横竖道儿,再用油炸,然后把肥猪肉剁成碎丁,用酱油和猪,一层肉一层茄片夹着放在大海碗里,在火上蒸烂。酿茄子味道浓厚,是下饭的好菜。蝙蝠茄是把嫩茄子斜切小块,用油炸透,加上蒜头、虾子酱油和酒,以铲刀搗扁。起锅后,再滴少许香麻油拌匀。炸茄饼,是将茄子横断切片,夹上调好味的猪肉末,用面糊一裹,入油中炸透。这和炸藕夹的做法是一样的。最方便的是拌茄泥。把大海茄烧熟,剥去外皮,将熟软的茄肉拌上芝麻酱,加上黄瓜丝或熟毛豆,是一道凉菜,夏季佐粥的无上妙品。南方也有拌茄子,只是不加芝麻酱,而是用鲜酱油。宁波人用番茄拌茄子,上海很少见。苏青在《夏天的吃》中忆及她父亲爱吃的一道拌茄子就是用番茄拌的:还有紫褐色的光滑而润的茄子也惹人怜爱。宁波茄子没有上海的那么粗大,它是细细软条子,当中很少粒子。从田里摘下来便洗干净,也是蒸熟透,与番茄拌合着吃是怪鲜口的,酱油可用定海的洛泗油。

浙江人烧茄子就像烧油焖春笋一般,切滚刀块,加酱油和糖,用小火焖。也有在茄子中加五花肉末的,用砂锅炖。当然,肉末茄子烧得好也不易。粤北烧茄子用南乳汁和豆豉调味,想来不难吃。而在东北,则是大酱包揽一切,饺子蘸大酱,饼子蘸大酱,黄瓜蘸大酱,茄子也蘸大酱,一日三餐,倒也简单。



紫锦香囊金屑暖 (中国画) 章玲云

戏,我看不懂,也听不懂。问同行的当地文化人,他们也听不懂,只道雉戏是酬神娱神的。湘西的雉戏表演,面具奇特怪异,给人印象很深。而我这次看的池州雉戏,表演者戴着类似大头娃娃的面具,看来是改良过的,有点喜庆的味道。几段折子戏唱腔和情节并不怪异,加上有布景及字幕的配合,都能看得懂。特别是最后一个情节细节生动的雉舞《钟馗与小鬼》,给我的印象颇深。鬼怪的面具,和我在湘西所见相近。钟馗手握一柄象征权力的宝剑,跟着的那个小鬼,蹦蹦跳跳地,极尽恭顺和讨好,又想尽办法盗取那柄钟馗手中的宝剑,一旦小鬼凭计夺得宝剑,立显神气活现、耀武扬威,失去了宝剑的钟馗,又反过来跪地献酒,拍那个小鬼的马屁,以求夺回象征权力的宝剑,这个雉舞,趣味横生,却又有深意。整场雉戏,中间穿插了几个不戴面具的黄梅演唱,表演的舞台也在一个黄梅小剧场。安徽的雉戏和黄梅戏,结合在了一起。两个剧种现在都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发展随时代而变化,有了电视、电脑、手机等现代传播方式,人们对文化的接受多样化,有时也让人有一种沧桑的感受。



从新时期文学起步的重要作家,大多都慢慢退出文坛或者退出创作了,贾平凹是能够坚持到今天,还保持着旺盛创作力的为数极少的其中之一。更重要的是,作为尊重传统的作家,贾平凹的小说却具备某种今天极少有作家能达到的先锋性。以贾平凹自己的说法,在磕磕绊绊的这几十年的写作途中,他是曾承接过中国的古典,承接过苏俄的现实主义,承接过欧美的现代源和后现代源,承接过革命现实主义,好的是他并不单一,土豆烧牛肉,面条同蒸馍,咖啡和大蒜,什么都吃过,但还是中国种。就像一头牛,长出了龙角,长出了狮尾,长出了豹纹,这四不像的是中国的兽,称之为“麒麟”。而要这四不像的“麒麟”为当下世界范围内的读者认知和接受,就有必要熔铸现代性,或者现代意识。贾平凹说:“我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给农村写的,或许这是我的命。一茬作家有一茬作家的使命,而我是被定型了的品种,已经是苜蓿,开着

漫谈贾平凹 傅小平 紫色花,无法让它开出玫瑰。”以贾平凹多年的写作探索,他显然悟到了其中的奥妙。他曾这样阐明自己的写作历程:“最初我在写我所熟悉的生活,写出的是一个贾平凹,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我熟悉的生活,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在谋图写作对于社会的意义,对于时代的意义。这样一来就不是我在生活中寻找题材,而似乎是题材在寻找我,我不再是我的贾平凹,好像成了这个社会的、时代的。再往后,我要做的就是在社会的、时代的集体意识里又还原一个贾平凹,这个贾平凹就是贾平凹。”贾平凹近年来对于写作也更显达观了。他坦言,以他个人的感悟,他写每部作品,都是写自己对人世间,对人的一生、对万事万物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虽然很少,虽然很小,尽量地散发。贾平凹称,如今写小说,就不纯粹写一个故事,或者说不纯粹是为了写作而写作。“实际上在写任何东西的时候,我动不动把自己人生,还有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对人生、命运、生命的感悟,就塞进去了。”

失了,我难免有些失落。树是人的各种情感的寄托和象征。王维的“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是诗人送朋友李使君赴梓州就任刺史时写的,他对梓州一带千山万壑、大树参天、杜鹃啼鸣的景物描绘,气势不凡,充满明朗乐观的情绪;李白的“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写于他在长安遭权贵排挤弃官而去、游历安徽宣城的谢眺楼之时,橘柚飘香,秋色梧桐,微黄诱人,但一个“老”字,加上“寒”字,却折射出了诗人因政治上的失意而造成的孤独凄凉的心境;元稹的“两纸京书临水读,小桃花树满商山”,则作于他被贬江陵五年之后奉召还京的旅途中,获召西归,意味着诗人走出仕途的低谷,又收到好友白居易、李复言的两封信,临水捧读,喜悦盈怀,一抬头,但见商山上满山遍野的桃树开满了艳丽的桃花,这不正是诗人的人生柳暗花明、喜讯连连的写照吗?树与我们的生活联系之紧密,以至于我们一旦失去了它,世界会少了很多色彩。前些年去川西,在康定的跑马山上,只见大片大片高耸挺拔的树林,由于深秋之笔的点染而成了明丽的金黄,与湛蓝的天空、洁白的

癸卯秋草 肖复兴 重逢旧友 难得雨来相见欢,重逢同忆共凭栏。千林暗夜风侵梦,一骑荒原雪压鞍。对酒浅深分寂寞,围炉明灭度严寒。中秋饼硬浑如铁,笑至而今意未阑。 龙云小井百场 一别居然已十年,百场小井又新传。黑龙江梦苍茫月,朱雀门回寂寞天。断简曾存云外雁,残钟犹到夜间船。浮生如戏谁看遍,不尽绵绵雨似烟。 注:李龙云,中学同学,剧作家,话剧《小井胡同》今演出百场。 太初先生印存读后 一卷图文惊作史,沧桑无语海扬波。风狂枝折命摧薄,学废人存印制多。功罪祸福臆叟马,宾囚红黑断肠歌。书生毕竟皆灰色,乱世陆沉能几何。 注:太初,周一良先生字。双癯斋,为晚年书房名。 重画画中游 梦回曾上画中游,五十五年前旧楼。独得山间乱花草,遥看云外隔春秋。渐凉天气心欲老,欲放桂枝香渐愁。记起那时三姨在,凭栏风与水俱柔。 观画偶感 水煮活鱼水煮虾,纸间大画水边蛙。半池挥墨帝王蟹,一笔涂鸦癞蛤蟆。青紫易随浮世变,题跋更逐乱时嗟。寺无僧佛有香灶,枯树也能添满花。

智利大诗人、诺奖得主聂鲁达的散文就像他的诗歌那样诗意盎然,充满隽永深邃的意境。在《归来的温馨》一文中,诗人写他久别回家,发现花园里的两棵树变化很大,那棵杨树他离开时非常细弱,现在却长成了参天大树,直插云天。另一棵栗树,枝条高耸纷繁,也许是离家太久,对诗人感到陌生了,它“显出高深莫测和满怀敌意的神态,而在它们躯干周围正萌动着无孔不入的春天的春天”。于是,诗人每天都去花园里看它,有一天羞怯的绿芽终于从树枝上冒出,探头张望,而且绿芽越来越多。这让诗人非常高兴,因为“我出现的消息就这样传遍了那棵大栗树所有躲藏着的满怀疑虑的树叶;现在,它们骄傲地向我致意,然而已经习惯了我的归来”。树的生命力、人与树之间的互动与情感,就这样被聂鲁达写得洒脱诙谐,饱含意蕴。这让我想起了,我家阳台底下原来也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不知何时,这棵树好像生病了,枝杈不断地脱落,形容枯槁,变得灰不溜秋。前一阵,我在阳台上突然发现,它失踪了,变成了几个停车位。仿佛一个陪伴多年的朋友从生活中消

树之歌 刘蔚 安徽宣城的谢眺楼之时,橘柚飘香,秋色梧桐,微黄诱人,但一个“老”字,加上“寒”字,却折射出了诗人因政治上的失意而造成的孤独凄凉的心境;元稹的“两纸京书临水读,小桃花树满商山”,则作于他被贬江陵五年之后奉召还京的旅途中,获召西归,意味着诗人走出仕途的低谷,又收到好友白居易、李复言的两封信,临水捧读,喜悦盈怀,一抬头,但见商山上满山遍野的桃树开满了艳丽的桃花,这不正是诗人的人生柳暗花明、喜讯连连的写照吗?树与我们的生活联系之紧密,以至于我们一旦失去了它,世界会少了很多色彩。前些年去川西,在康定的跑马山上,只见大片大片高耸挺拔的树林,由于深秋之笔的点染而成了明丽的金黄,与湛蓝的天空、洁白的

云朵交相辉映。山风阵阵吹过,轻柔地卷起地上松软的落叶层,犹如海浪起伏,发出有节奏的飒飒声,宛如藏区悠长的民谣。高大茂密的树林随风起舞,姿影妖娆,仿若大提琴唱出浑厚优美的歌声,令我心醉神迷。 聂鲁达描述他家花园里的杨树树皮上长出了“智慧的皱纹”。有一年在唐山,参观了唐山大地震纪念馆后,我来到离地震纪念馆不远的大钊公园,发现公园的白杨树干上长有一只只大眼睛,我感到好奇,它们从何而来?缘何而成?原来白杨生长的过程中,枝杈掉落,就会在树干上留下疤痕,状似人的眼睛,或许这就是聂鲁达所说的“智慧的皱纹”吧。白杨的目光睿智而又神秘,仿佛是大自然的精灵,在传递着某种信息。晨晓暮昏,风花雪月,人间悲欢,它是沉静的见证者与忠实的守护者。

背景下的实证”同样是经过多次讨论后的结果。挟其师兄之势,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勇气,再为交通大学文科发展,再为我的博士培养增光、添彩。 我始终把学生的“悟性提升”看作大学教育中很重要的事。因为如此,我们的社会才能通过教育培育出有悟性的人才,不循规蹈矩,不墨守成规,在日后的工作中懂情理,为百姓谋福利。我一直强调教育活动中的启迪人之悟性成分,把中华之地的大学真正办成世人羡慕的、有教无类的,以方块字和汉语言为主体的,特色鲜明且丰富多彩的国际一流大学。 对自己的学生严格要求,也同时强调学生的悟性。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教育之魂 史清华 在提升学生悟性的宗旨下,我与程名望多次互动沟通,寻找他的博士论文主题。程名望同学的博士论文主题“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机理、动因与障碍——一个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就是在多次讨论后成为了一篇非常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此文不仅获得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还在出版后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为交通大学文科发展起到添砖加瓦作用。徐翠萍同学是我在交通大学直接招收的第二位博士研究生。在培养方式上,我依旧采取不与课题挂钩的兴趣发掘法。她的博士论文选题“中国农户收入、生产行为与技术效率研究——基于税费改革

我心中的教育之魂是什么,这要从社会学讲起,从学习和教育的重要性说起,从我对大学教育的理解说起。《劝学》开篇就借圣人之言“学不可以已”。是的,随着自己阅历的提升,对这句话的理解有一种升华,人的学习真的是不能停止的。这句话从客观上道出了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律:终身学习。学习是一个终身问题,在社会学中,在人的社会化方面,教育的作用功不可没,是人的社会化完善并升华的重要阶段。教育工作做得如何,不仅关乎一个社会能否有序运行,同时还涉及一个社会能否进步与变革。我深知自己的身份,一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为给教育工作贡献一份力量,从走进大学门,站上讲台那一刻起,我就在思考大学教育。我始终坚信,教

从此开启。在提升学生悟性的宗旨下,我与程名望多次互动沟通,寻找他的博士论文主题。程名望同学的博士论文主题“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机理、动因与障碍——一个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就是在多次讨论后成为了一篇非常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此文不仅获得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还在出版后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为交通大学文科发展起到添砖加瓦作用。徐翠萍同学是我在交通大学直接招收的第二位博士研究生。在培养方式上,我依旧采取不与课题挂钩的兴趣发掘法。她的博士论文选题“中国农户收入、生产行为与技术效率研究——基于税费改革

安泰故事 责编:金晖

安泰故事 责编:金晖

安泰故事 责编:金晖

安泰故事 责编:金晖

安泰故事 责编:金晖

安泰故事 责编:金晖

安泰故事 责编:金晖